

2020 遇见边关·致青春②

立夏,海拔5000多米的西北高原,云轻星璨。此刻,一群披星戴月坚守雪海云天的军人,身影已与头顶的星空融为一体。遥远的边关,漫长的边防线,有数不清因雪山环抱而与世隔绝的戈壁与山峰。踏遍雪山哨卡,穿行绝壁云端,在那最苦、最冷、最遥远的地方,他们架好设备追寻信号,坚定执着地传回一个个信号。日复一年,他们是一群为祖国“对星”的人。你也无法想象,在边防,没有信号的世界是什么样。驻防守卡的边防军人,一出营门就与外界“失联”,一进雪山就杳无音信,而在许多最需要信号的点位,恰恰是信号的盲区,那

里的孤独与寂寞被无限放大。信号,对边防军人而言,是上令下达的通信线,是生死攸关的生命链,是年年岁岁的盼,日日夜夜的念。正因如此,为祖国“对星”,这看似平凡的任务使命,也便有了如同繁星般闪耀的非凡意义。边陲夜空,每一颗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,都有它闪亮的灵魂,千千万万个平凡的星辰汇聚一起,便是那夜空中的壮美星河。对好每一颗星,守护家国安宁。今天,让我们一起聆听新疆军区卫星分队官兵的青春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我们为祖国“对星”

李一飞 蒲杰鸿 本报特约记者 张强

走过最远的路,就是保障信号的路



泛白、沉重的背囊,仿佛在诉说着任务的艰辛。还未洗去脸上的尘土,他们又一次踏上征程。与南疆军区卫星分队其他官兵一样,赵永峰的“行头”是一套风吹日晒后微微褪色的军装,以及一双磨得破皮的陆战靴。望着他,不禁让人联想起南疆高原上的沙石,把它搁在哪儿,它就会一直守在哪儿,任凭日晒雨淋无怨无悔。此行,记者跟随队伍出发。一路上,作为卫星分队最老的兵,笑容始终挂在赵永峰的脸上:“走过许多路,最有意义的就是执行保障信号任务的路。倘若我们走过的路绘成一幅图,就构成了南疆的边防线……”

从新兵开始,赵永峰就一直在卫星分队当兵。16年里,他有一半时间“在路上”。天气乍暖还寒,勇士车在崎岖山路上颠簸。海拔升至5000多米,缺氧的环境让人头昏胸闷,连汽车似乎都在“喘粗气”。峰回路转,小分队乘车继续盘山而上,透过车窗看去,山路一侧便是深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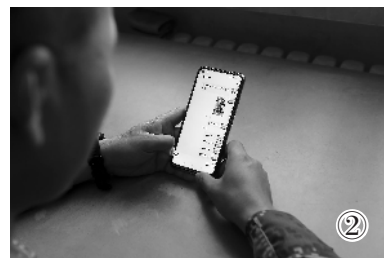
行至一个急转弯处,汽车猛地加油,轮胎摩擦路基,左右轮悬空大半,驾驶员刘国额头上的汗珠滑下:“老赵,还不上?”与排长黄攀杰交换了一个眼神,赵永峰坚定地答道:“大家小心,先下车,我们看着车。”就这样,勇士车紧贴着绝壁挤上山顶,车门上的油漆被蹭掉大块。

驶过陡崖峭壁,勇士车又爬上一段盘山道。皑皑雪峰就在眼前,寒风袭来,乌云漫过头顶。不一会儿,雨夹雪开始“啪啪”打在车窗玻璃上,刘国双手紧握方向盘,谨慎注视前方。爬上达坂,发动机一阵轰鸣后突然停转,刺鼻的汽油味弥漫开来。“火花塞被闷住了。”一向沉稳的黄攀杰,语气中多了一丝焦虑。话音未落,他用小刀划开自己的棉衣,扯了一撮棉花下了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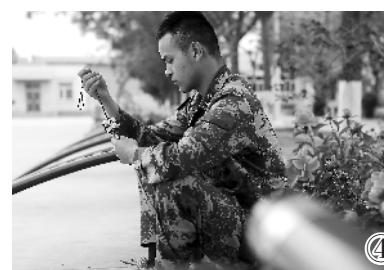
风疾雪骤,达坂上气温降至-20℃。迎风而立,黄攀杰,紧皱着嘴唇,弓着背,一点点用棉花蘸取多余的油污。许久,汽车再次发动。分队官兵脚下的路,或于山谷深处,或在山腰盘旋,每一寸都是官兵们用双脚丈量出来的。

有时路途太远,他们就搭乘通信车。汽车被冰雪阻挡,他们就刨冰铲雪踏出一条路;车陷沼泽,他们就跳入冰河“人拉肩扛”将车推出来。聊起这些路,赵永峰沉默许久,这才蹦出一句:“这算啥呢,谁的日子不是这么走过来的!”平坦的路条条相似,艰险的路各个不同。一旁的下士从两厢接过话茬:“去年前往天文点的路上,通信车在雪地里歇了窝,那片无人区,距离最近的连队有上百公里。寒冬腊月,我们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,大家烧汽油取暖,幸好遇上了兵站拉水的官兵帮助才脱险……”

路上吃过的“苦”,在赵永峰看来都是历练。今年年底将服役期满,他向党支部递交留队报告。尽管执行保障任务的路,总是艰险而遥远,可赵永峰舍不得的还是这一条洒下自己辛勤汗水的路。“走过边关路,人生哪有迈不过的坎?”此刻,赵永峰笑得释然。



走千里,走万里,还在祖国怀抱里



抵达边防一线保障点位那天,已是执行此次任务第4天的深夜。开机、自检、对星……液晶显示屏上,一个个界面迅速弹开,值机员上士杨凯文迅速点击显示屏,输入各类参数。茫茫夜色,通信车组网成功,开始漫长值机。常年与通信车打交道,车里的每一个零件、按钮,都是官兵熟悉的“老朋友”。只是,熟悉归熟悉,要确保信通随时畅通却实属不易。冬季极寒极冷,官兵双手裸露着操作设备,不到5分钟就被冻得不听使唤。

处理设备故障也是家常便饭,必须有一手“绝活”。一次,某通信信道突然报警,杨凯文急忙爬上车顶检查。高原风烈,他不小心脚底打滑,重重摔在地上……故障不等人,正在值机的下士李超赶紧下车帮忙拆卸、换头、紧固……手指被冻得失去知觉,只能每隔一会儿把手指放在嘴边哈气,焐热了,再继续操作。黎明前的夜,漆黑如墨。信道恢复的那一刻,杨凯文和李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杨凯文这才注意到,自己摔伤的脚踝肿得老高。

站在海拔5130米的山巅,顺利排除故障,李超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边境线,内心升腾起一股豪情。30年前,李超的父亲李向阳,曾在海拔5000多米的天文点边防连服役,和战友们一起踏雪巡边,守护祖国安宁。30年后,李超来到了父亲曾经巡逻的地方,为边防一线保障通信。如今,李超已从父辈眼中中长大的小孩,成长为能独立作业的技术能手。每当父亲在电话里叮嘱李超:“好好干。”李超都会默默点头,作为“南疆边防二代”,他知道,自己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,让青春不留遗憾。

为了追信号,赵永峰的爱情路走得似乎没有那么顺利。

图①:上等兵冉堂操作装备,连通信号开始“对星”;图②:忙碌与奔波的身影背后,都有家人相伴;图③:遗憾,赵永峰错过了妻子的微信视频;图④:徐明浩收到女友寄来的别致礼物;图⑤:黄攀杰将与未婚妻走向婚姻殿堂,这是他展示两人的婚纱照;图⑥:杨凯文(左)和战友整装待发,参加战备演练。

与李超不同,上等兵夏勇强的性格里更有几分“叛逆青春”的色彩。从小到大,家庭条件优越的他,习惯于被父母“规划人生”。2年前,因为向往“诗与远方”,他鼓起勇气偷偷报名参军。去年夏天,夏勇强主动要求参加一线行动,受命前往阿克赛钦湖地域执行任务,虽然上山前排长黄攀杰已经提醒大家要做好吃苦的准备,但是夏勇强还是被高原反应折磨得“死去活来”,燃起的热情也被一次次浇灭。

“要不是来当兵,这个时候的我应该守在父母身边。”每一次参加任务,夏勇强的心头都会涌上这样一个问号:来这么远的地方当兵,究竟为了啥?天守守着通信车,夏勇强也不是没哭过——去年生日,站在山顶,回想起以往亲友为他庆祝的场景,他落泪了,但是很快,他又第二次落泪了,连队的战友们通过微信朋友圈纷纷为他发来生日祝福:“没有历练,何谈成长”当你攀上雪山、走过边防线,你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……

去年10月,正在山巅执行任务的分队战友,到附近边防连队休整。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,官兵们凑在一台小电视机旁收看阅兵式。在那个距离边境仅数百公里的地方,一颗颗热血沸腾的心,与祖国一起跳动……已经成长为连队执勤骨干的夏勇强激动不已:“远方其实并不遥远,我们的每一次‘对星’,都是为祖国母亲保驾护航。”如同阅兵式上排山倒海步履声声,小伙子们在雪山上的脚步也是愈来愈踏实,愈来愈豪迈。

有些爱情无需考验,真心终属有缘人



为了追信号,赵永峰的爱情路走得似乎没有那么顺利。

那年夏天,团里突然抽调赵永峰执行边防通信保障任务。就在一天前,他刚交往不久的女友,正带着生日礼物赶往喀什。两人相识一年多,女孩多次提出要去驻地看看赵永峰,他总是借口一句“工作忙”加以阻止,其实是怕女友万水千山跋涉太辛苦。抵不住思念,女孩一路乘飞机、转火车、倒汽车,横穿了大半个中国,抵达了喀什。走出机场,当她拨通赵永峰的电话,信号却无法跨越巍巍昆仑的阻隔。

苦等了3天,望着西北的座座山脉,女孩委屈地发了一条微信:“对不起,原谅我只能从心里敬佩你,祝福你。”4天后,执行任务归队途中,赵永峰收到了这条微信,辛酸的泪水已然止不住。去年6月,驾驶员刘国的妻子不慎跌倒,腿上缝了17针。那段日子,刘国恰巧在外执行任务,每翻过一个达坂,他就举着手机追信号:“不能陪伴在她身边,至少要报个平安。”

一个月后,海拔4300米的阿里高原雪花飞舞,到这里执行任务的刘国将手伸进刺骨溪水,取出一块雪白石块。拭去水分,他把石块珍藏进迷彩服的兜兜里:“石块上我要刻上她的名字——‘雪’,以寄托我对她的思念。”远方,自有无需考验的爱情。对分队官兵来说,一个个热线连着他们的真心,但爱情的成功与否,还需要遇上一个真正懂他们的有缘人。

那年国庆节假期,执行一周保障任务的排长黄攀杰,在搓板路上颠簸几十公里,抵达附近的信号源。拨通了女友的电话,他的语气有点激动:“我在这挺好的,别担心啊……”得到爱人平安的消息,善良的姑娘却哭出了声。最遥远的地方,最荒芜的世界,一定会生长出最暖心的情感。

下士徐明浩入伍第二年,爷爷突然病危。爷爷将他从小带大,与他感情最深,可此时,徐明浩正在执行特殊保障任务。他抵达三十里营房,电话追到三十里营房;他奔赴红山河,电话又追到红山河……归队下山,耳边通信车沉闷的发动机轰鸣声传来,收到爷爷离世消息的徐明浩,将眼泪留给了雪山。

这条路上,温暖感动数不清。一次执行任务,恰逢徐明浩生日,他裹着大衣与战友们一起分享着泡面。这一幕,被战友拍照留存。下山后,战友们加了徐明浩姐姐的微信,将照片发给她。那天,一家人捧着姐姐的手机看了一遍又一遍,因为照片上的徐明浩,笑得是那么开心……

最远的边关路,最真的战友情



一起历练,一起成长,战友间的情谊醇香浓厚。2017年6月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,正在执行通信保障任务的黄攀杰留在天文点边防连。当时与他同批入伍的战友,纷纷开始规划下一段的军旅人生,黄攀杰也做好计划:准备考学。考试时间在即,在那个与世隔绝的雪海孤岛,手头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,黄攀杰急得像热锅里翻炒的豆子。

一星期后,一辆应急通信车到达天文点,驾驶员刘国带来了一套留疆考学资料。黄攀杰怎么也想不明白,刘国怎么知道他想考学这件事的?其实,刘国也是在无意中得知了黄攀杰的想法。他没有告诉黄攀杰,在得知有车上山之后,为了这份珍贵的学习资料,他在半天内跑遍了驻地大大小小的书店……艰苦的地方,情谊往往纯粹真挚。

2016年8月的一个深夜,沉浸在“走留烦恼”中的杨程超,辗转难眠。他突然接到四川老家母亲打来的电话:“你爸要做心脏手术,部队需要你,家里也需要你……”当兵5年,母亲每次通话,都鼓励杨程超在部队好好干。这通电话,母亲肯定是下了好大决心才打的,她的哭声让杨程超的心仿佛撕裂开了一般。

作为班长,同宿舍的赵永峰,最清楚杨程超此刻的感受。自打入伍那天起,赵永峰就对这个聪明的“徒弟”寄予厚望,训练要求也格外严格。而杨程超也没有辜负班长的期望,第一次参加上级比武就夺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这一夜,赵永峰没睡好……翌日清晨起床后,他就对杨程超说:“无论怎么选,你都要坚强起来,你都是连队的一个好兵。我们尊重你的选择。”

杨程超最终还是踏上了归家的列车,只是离开的步伐,比想象中沉重。又过了一个月,回家探亲的赵永峰,手捧鲜花,带着战友们的祝福贺卡,来到杨程超父亲所住的医院。见到班长的那一刻,杨程超的眼泪奔涌而出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杨程超打开贺卡,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然卡上……此刻,情感的阀门打开,他再次百感交集。

他忘不了那年冬天,为了让2年没有返乡探亲的自己回家过年,新婚燕尔的刘国,提前归队补位;他忘不了那个雪夜,地窝子里,被困雪海的战友们挤在一起对抗严寒……如今,赵永峰已经服役期满,晋升为三级军士长;黄攀杰提干后,主动要求回到卫星分队……那些人、那些路、那深深的战友情,成为杨程超一生的财富、一生的牵挂。

边关风



边防司号员的光荣与梦想

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中士 马俊

初春,巴尔虎草原被茫茫白雪覆盖,朝阳耀眼,晨光明媚。

与往常一样,我早早穿好军装,叠好被子,从柜中取出崭新的军号,为战友们吹响了一天的“序曲”——起床号。嘹亮的军号声回荡军营,崭新的军号闪着光芒。集合前,在连队排点的旅长走到我身边,拍拍我的肩膀:“马俊,这号吹得又有进步了,继续努力!”我心里美滋滋的。还没来得及回答,旅长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:“当兵就要当出个样子,不管站在哪里,都要站成一道风景。”

“不管站在哪里,都要站成一道风景”,这不是我的“座右铭”吗?后来我才知道,是我的指导员李江涛,将我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,连同平时个人表现,一起向旅首长做了汇报。前不久,旅里组织司号员集训,不少战友对“司号员”这个新生岗位抱着“观望态度”。

记得小时候看电影,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战争年代战士们准备冲锋的一刹那,司号员昂首挺胸吹响冲锋号。虽然我已经担负了连队军马饲养员的任务,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,没想到,居然被选中了。接下来的集训过程有苦也有甜,那段时间我每天平均训练8个小时,晚上还要自己加练,嘴里起了泡,腮帮子都肿了。

一天,指导员和我视频通话,一上来就笑着揶揄道:“你这家伙,最近训练是不是没用心啊?脸都吃胖了……”我一阵心急,委屈得眼泪差点掉下来,到了嘴边的话被咽进肚子里。那次以后,我下定决心更加刻苦训练。训练结束,我取得了集训队第一名的好成绩,拿到证书的那一刻,我激动地打电话给指导员。谁知,电话那头,指导员咯咯地笑了:“你这小子,我早就听说你训练刻苦!取得了荣誉可不能骄傲啊,要记得你的‘座右铭’啊。”

回到连队后,正赶上连队成立兴趣小组。指导员鼓励我牵头组建“司号员小队”。从此我手下多了2个“徒弟”,不管周末还是平时,我们经常一起加班训练。我还和他们私下商量好:不能只抓司号员专业训练,其他各项训练课目、平时表现都要拿出一股拼劲、坚持高标准,做到“样样不落”。

一次,旅长到连队调研,听说了我们小组3人的成长进步故事,高兴极了,专门让我们跟他一起来车到连队附近的哨所,为执勤的战友吹奏军号,并参加哨所的当日值班巡逻。入伍6年,我执行过上百次巡逻任务,无论寒暑冬夏,我和战友在北疆守望着遥远的家乡。第一次巡逻,第一次触摸界碑,第一次吹响哨所的水……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和旅长一起巡逻,这些经历注定写入我的“戍边记忆”。

边关冷月,边防艰苦也甘甜。我们见过世界上最美的落日、雨后最绚丽的彩虹,欣赏过草原的广阔,领略过雪原的辽阔。边陲严苛的环境,塑造了我们坚毅的性格,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收获。最大的鼓励是信任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连队的好风气、各级领导的鼓励信任,让我一路砥砺前行、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。

从边防哨所回到连队的路上,夕阳将树影拉长。望着车窗外的风景,这一天的旅途让我再次收获莫大的鼓舞。“当好好兵,青春是用来奋斗的!一定要在岗位技能比武中取得好成绩……”一路上,旅长的嘱托还在耳畔萦绕,这成为我的奋斗目标,也是属于我的光荣与梦想。

(徐嘉宁、朱明鹤采访整理)